

汉语同义词的体认差异与语用分化

——以“减肥”和“瘦身”的语用合理性辨析为例

于海燕

(盐城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 概念和意义的本质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 主体与现实世界直接的体验方式构成了概念结构中的基础范畴, 同义词的语义差异源于主体在体验过程中经验感知的心理偏差, 同义词之间的语义差异与概念形成的认知过程和方式有关。本文分析“减肥”和“瘦身”这组同义词的体认过程的心理偏差, 通过对“肥”和“瘦”的语义、体验过程的文化心理阐释这两个词语的体认差异和使用合理性。

关键词: 减肥; 瘦身; 审美心理

一、前言

两个词具有相似和相同概念这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 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当不同主体对同一对象进行体认的时候, 由于受知识结构、地域差异等的影响, 会形成具有不同表征形式的同义词。本文从主体与对象的体认互动过程分析“减肥”和“瘦身”概念形成过程和词义差异。

二、“肥”的概念体认与语义变化

(一) 主体对“肥”的概念感知

主体对“肥”的概念体认与“脂肪”有关, “肥”的本义就是脂肪多、肉多, 而“脂肪多”又与体态丰腴有关。《说文解字·肉部》有“肥, 多肉也。”“肥”用来表明人的身材体态丰腴, 脂肪多的外在体态在古代汉语中是它的惯用法。通过概念的隐喻, 主体在词汇的使用过程中又把“丰腴”义应用到其他事物中, 由描写人的体态特征引申到说明动物以及其他。“肥”在《汉语大字典》里共有 14 个义项, 经过分析, 我们发现, “肥”由本义指人脂肪多, 肉多, 超越表示人的范围, 扩大到表示动物的肥胖, 土地的肥沃等。由这些本义引申指收入多, 富裕, (植物) 茁壮, (衣服) 等又宽又大, 不正当的财物等。“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 9 个义项, 这 9 个义项和《汉语大字典》中的义项基本上对应。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一项特别做了说明: “肥”含脂肪多(跟“瘦”相对, 除“肥胖、减肥”外, 一般不用于人)。可见, 发展到现代, “肥”表示人体态特征丰腴的义项被排除掉了, 而由本义引申出来的其他义项在语言中却被广泛使用。而只残存了“肥胖”并用和“减肥”这两个词语来保留本义。

语言发展中, 主体对“肥”的经验认知也发生演变, “脂肪多”经验感知消失, “肥”的本义被另外一个同义词“胖”取代。据考证发现, “胖”字在金末元初产生了“肥胖义”, 而“肥胖义”只是它的引申义中的一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胖”只有一个义项: 胖, (人体) 脂肪多, 肉多(跟“瘦”相对)。表示“肥胖义”在上古和中古用“肥”, 在近现代用“胖”。由于语言中同义词的丰富存在, 致使语言表达更加精细、精准, 而“肥”和“胖”在共同存在的初期都属于表人体丰腴特征的语义场内。根据罗学英的考证“肥胖”并用出现的元代, 直至明朝前期“胖”和“肥”的使用才逐步分化。“胖”在明朝时期对人体征的描写运用的频率上胜过了“肥”的使用。最后, 在北方方言中“胖”最终取代了“肥”成为现代汉语中用来形容人丰腴、脂肪多的主要词语。

目前, 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 而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所以“胖”用来指人的丰腴义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根据《汉语方言大字典》我们会看到: “肥”的肥胖义在某

些方言区, 比较典型的是粤语、闽语、吴语中还继续存在, 如“肥仔、这个人好肥”等等。在北方绝大多数人是会忌讳说“人肥”的, “人肥”有着贬损侮辱的嫌疑。由此可见, “肥”在语义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表示含有贬义的语义特征。“胖”的出现就解决了“肥”的贬义色彩带来的不良后果, 成为不同地域人际交流的常用词语。“胖”分担了“肥”的一个义项, 这样“肥”就专司其职, 作为动物脂肪多的代表。

(二) “肥”和“胖”并存的体认理据

“胖”的语义变化体现了主体认知心理的转移, “胖”的本义与“脂肪多”义无关, 而是与祭祀有关, 《说文解字·半部》: “胖, 半肥肉也。”“胖”的本义指的是祭祀用的半体牲。在金末元初“胖”的语义出现在“人类脂肪多”的语义场中, 但是仅现“肥胖、胖壮”两例, “肥”和“胖”并列使用构成一个并列式的复合词。

随着主体经验感知的不断发展变化, “肥”的本义在逐渐减弱, 其他义项的使用在不断扩大, 同时, “胖”分担了“脂肪多”的语义范畴, 使“肥”从这个义项中得到解放, 语言中同义词替换是语言发展的重要现象。根据现代社会的语言习惯, 用于对人的描写时, “胖”这个语素具有显著性, 因此整个复合词就偏向于“胖”, 而称人“胖”又符合现代汉语特点。那么, “肥胖”的并用从构词规则上就可以看作是由并列式复合词向偏义式复合词转变。

(三) 主体对“肥”的经验感知

“减肥”是当今社会广泛流行的一个词。林金强认为, “减肥”也是个通过简缩而形成的复合词。《诊断学大辞典》认为肥胖, 体重超过正常标准 20% 即为肥胖。为了得到健康, 许多人减掉多余脂肪、消除肥胖, 人们因此造出了“减肥胖”这个新复合词。但是“减肥胖”不符合汉语双音造词的特点, 另有汉民族尚偶心理对汉语影响和制约作用, 因而使用频率高的复合词就容易产生简缩形式——减肥。

就近取舍是汉语缩略常用的造词方式, “减肥”符合就近原则取舍, 而留下的“肥”也是对其本义的语义残留。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很多有肥胖特征的人, 所以现象的存在加强了词汇的稳固。“减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 采取节制饮食、增加锻炼等方法减轻肥胖的程度。减肥, 就是减少体重, 通过各种方式, 例如运用药物, 饮食、运动、中医经络, 心理疗法等来达到减少身体脂肪堆积的一种现象。“肥”在交际中略含贬义, 可能会引起一些交际上的不愉快, 语言使用需要“减肥”的同义词来代替, “瘦身”就应运而生, 表达更为合理的意义。

三、“瘦”的经验感知与“瘦身”的审美心理

(一) “瘦”的经验感知

主体对“瘦”的经验感知与“肌肉不丰满”相关。《说文解字》

中“瘦，羸也。”“羸”在《说文解字》中：“羸，少肉也。从肉，羸声。”“瘦”本义指肌肉不丰满。在《汉语大字典》中瘦有9个义项，其语义内涵在指肌肉不丰满这一义项中与“肥”相对。“肥瘦”在描写人的外在形体特征上是一组相对反义词，后来“胖”的出现是对“肥”的语义排除，“胖瘦”作为专指人的体态特征的一组词。而“瘦”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义项不断扩充，由本义引申出了其他8个义项，因此，主体对“瘦”的经验感知也发生扩张，可以用来指物的细小、瘦弱，有稀薄、稀微、贫瘠、贫穷义；由形容词的使用延伸到用做动词用，含有减损，消瘦义。这些由“瘦”的本义引发的转指义的生成方式同“肥”的转指义的生成相同。可见，通过对“瘦”和“肥”的语义认知可知概念的形成是从认识和自己紧密相关的自身开始，向四周辐射延展，引申到外界事物上，因此主体对对象的体认是概念形成的来源。“瘦”在历史的使用中由“指人”到“指物”，义项在不断地扩大，与它相对的“肥”在发展中分出了“指人”的本义，而“瘦”却没有变化，自古至今，一直可以人和物同用。“瘦”和“肥”作为一组相对反义词在发展中呈现了不对称现象。

（二）“瘦身”的体认心理

在主体的经验感知中经常认为“瘦身”就是“减肥”，其实不然，“瘦身”与“减肥”的经验感知并不相同。先不考虑“减肥”本身所略有的贬义色彩，“减肥”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减少身上多余的肌肉和脂肪。由于肥胖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兴起了为健康而做的“减肥”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减肥”的要求也不仅仅是为了健康问题减轻体重，减少体重也是为了塑造一个完美的体型，尤其是现代年轻女性对于身材的要求已经达到了更高的要求，经常不算胖的身材却还觉得自己的肉太多而需要减掉这些脂肪。

既然是为了塑造完美的体型，本身含有贬义色彩的“减肥”就不太适合现代人的追求了，因此，“瘦身”这个词提供了更好的选择。从瘦身运动的方法上看既包括减轻重量来显瘦，还包括通过各种方法来雕塑完美的体型，“瘦身”可能是一个人的体重并没有改变，但是身材变得更削瘦，更完美了。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最早提出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评的、改善的探究。完美瘦削的体型是身体美学的一种探究追求，同时也是健康的标志。因此，“瘦身”的含义要比“减肥”广泛，并且比“减肥”的使用更合理健康。

从体验过程分析，表现就是把目的，感受或思想纳入一种感官媒介中，使表现自己，向他人表情达意的人可以从中再度体验到这种目的，感受或思想。“瘦身”就是一种能把具有追求美感的情感体验传递给他人，并能在感官印象中体会得到。因此，“瘦身”是一个符合中国人审美追求，又带有感官体验的，富有生命力创造的一个具体的词语。“瘦身”一词在使用中逐渐扩大到对其他事情的应用，如给故事“瘦身”，给商品、药物的包装“瘦身”，给课表“瘦身”，给会议“瘦身”等等。这些情景对“瘦身”的使用都是对事情、事物的缩减、剔除其多余的、不太必要的部分，留下精华、简洁的部分，以使事物更具有实用性和效率。

（三）主体经验感知与“瘦身”的语用取向

主体的经验感知既是现实认知的前提，也是过往历史认知的结果。不同族群的人们都置身于不同的、既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之中，对社会文化的经验感知同样可以体现在词汇的概念系统中。战国时期就有“楚灵王好细腰”的审美取向，汉代也有“燕瘦”之美，魏晋之际，尚“瘦”的观念成为时尚所在。到了唐代，盛唐的恢弘气势致使盛唐时期崇尚以胖为美的审美追求，到了安

史之乱后期，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审美也发生了变化，中唐以后，“瘦”继续作为一种标准成为了一种追求。直至宋代，社会精神萎靡，士人们心境上趋于淡薄，“瘦”和整个社会的精神相契合，因此，“瘦”是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追求。直至于后来的元明清时期，一直把“瘦”作为彰显的特色。

时代的审美延续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进行强化。中国的文学表达强调以象传意，肥、瘦作为一种视觉观感，是某些情感、境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与他们概念的发展相关的不仅是他们的“内在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在文化传统演进中所关联的“言外之意”。“瘦”经过文人的塑造在文艺作品中被赋予了忠贞、忧国怀君、孤介、清高、志趣高洁等“言外之意”。因此，“以瘦为美”，以“瘦”表意是时代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的一种折射。

“美”存在于人的感知经验之中，美的事物和判断不会超出主体的美感经验，这也意味美不可脱离美感经验而出现。“瘦”的语义和感官经验带给人的是一种清新之美，“瘦”所具有的文化审美特征一直延续到今日。今日的女性大多追求着“以瘦为美”的审美取向，而“瘦”本身就是对人的体态特征的一种极致追求，“瘦身”在视觉印象中给人一种美的感受。

文化传统能够在主体的心中留下印痕，这种文化心理能够让“肥头大耳”“肥头肥脑”等词语引起抵触的心理反应，一些腐败的形象就会闪现于脑中，词语的贬义色彩因此而发酵。瘦之所以为人喜欢，其重要原因是瘦所代表的精神气质便是与低俗、奢靡、污浊的绝缘。避开“肥”的义项，我们选择了在文化上盛行的“瘦”来达到交际的目的。“瘦身”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时尚，在审美倾向和文化心理的作用下，“瘦身”是符合人们心理审美的一个词语，将会代替“减肥”被使用下去。

四、结语

身体和心智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身体对外界的经验感知必然会在主体的心理空间中得到映射，语言是对认知经验进行的符号化表达，主体认知处于现实世界和语言表达之间，依靠自身的身体和心智参与了语言与世界的互动体验。“减肥”和“瘦身”在减少身体脂肪，使人变得苗条这个语义场内是一组同义词，但这组同义词是有差别的。“肥”在历史的语义发展中增添了贬义的成分，为了使语言达到良好的交际沟通功能，我们在使用中要避免使用这样含有贬义的词语，因此，“瘦身”成了对“减肥”最好的替代。“瘦”这种审美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时尚，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延续到现代，也是一种文化的继承，“瘦身”在这样的背景下的诞生具有时代意义，因此，“瘦身”代替“减肥”是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 [1] 宋文辉. 从认知语法看现代汉语语法根本特征[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3(05): 45-57.
- [2] 全世文. 肥胖脆弱性: 概念与测度[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06): 2-25.
- [3] 王晓华, 黄秋燕. 身体美学的他者导向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从生命多样性谈起[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03): 80-89.
- [4] 冯涛, 顾明栋. 读者审美心理与文学虚拟空间的建构[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3(05): 77-82+154.
- [5] 刘芳. 适存性身体: “胖女孩”的瘦身实践与身体建构[D]. 中南大学, 2023.
- [6] 段宇年. 袁晓岑鞍马雕塑“瘦”之诗性审美探析[J]. 美与时代(下), 2023(11): 104-107.